

# 對於殊聖佛法的真實經歷

2009年11月19日媽媽因胸悶，呼吸困難而住院，當天狀況還算好，能自己起身走動，刷牙吃東西。可是隔天一早吃完早餐坐在床邊休息時，瞬間心跳停止休克了，經過電擊急救恢復了神識，但是胸悶更加嚴重，甚至無法正常呼吸，心跳嚴重不規律，經過一整天非常辛苦的配合儀器和藥物調整，還是無法穩定下來，醫生就安排轉入急診加護病房，以更多人力和嚴密的儀器監控治療。媽媽的身體向來不好，進出醫院太多次了，他覺得累也怕了，所以堅持放棄所有侵入性的急救和治療，中午我將此事電話通知AMY，請代為稟報上師請求加持。媽媽覺得若真的該走了，他想要最基本的尊嚴和安詳。看著媽媽受那麼多苦，我們很痛心不忍，所以決定尊重媽媽的意思，簽下了「放棄侵入性急救和治療的同意書」。

當天晚上，在加護病房最晚一次探望的時間，媽媽在我們眼前，心跳瞬間飆到220，然後心電圖成了一直線，我們驚慌的大哭，瞬時整個加護病房緊張到了頂點，醫護人員要我們先到外頭等，他們說會處理。我心想：要怎麼處理呢？媽媽已經放棄侵入性的急救了，要怎麼救？我們在加護病房外面哭慌了心神，後來想起趕緊持誦「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」聖號，也不知道經過了多久，醫生才把病房的門再度打開，讓我們進去探望，醫生說：「我們只給了針劑，可是應該是起不了這麼大的作用，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你的媽媽自己又回來了，這部分我們無法以醫學理論解釋，但是也不表示下次發生可以這樣順利回來，你們要有這樣的心裡準備」。我們的心暫時緩了一些，媽媽回來了，但醫生說如果還是不插管，媽媽連呼吸都無法順暢，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。可是媽媽對於侵入性的急救感到十分恐懼，只想要最後的一點尊嚴，而且我們答應了媽媽這樣的主張，所以我們一次一次的搖頭拒絕了，而醫生基於救人的立場不願意放棄，我們只好再度詢問極為虛弱的媽媽，願不願意為了讓身體有機會好起來，必要的時候插管或其他侵入性的急救，媽媽很吃力且堅決的搖了搖頭。

當時已是夜裡十點多了，我們又累又無助地癱坐在加護病房外的休息

室，竟看到郭家宏、羅蕙茹師叔、Amy和于軒一齊趕到醫院為媽媽打氣，羅師叔特別請求護士讓我們再進去探望一下，在媽媽病床的床頭供上佛陀師爺的法照。羅師叔喚醒虛弱的媽媽說：「佢媽媽，你要康復出院啊，才剛成立聞法點的，還有好多人要接引，好多事要做，佛菩薩不會在這時候把你帶走的，你要堅強起來提起正念」。接著帶著媽媽誦懺悔文，頓時媽媽的眼睛清亮了起來。他們陪著我們在家屬休息室裡共修，迴向給媽媽，我們孤單慌亂的心這才稍稍安穩了些。

到了隔天，媽媽的心跳和血壓竟漸漸掉了下來，傍晚媽媽的心跳只剩下四十幾，意識漸轉薄弱，我嚇壞了，問醫生有沒有給降血壓或降緩心跳的藥物，不然心跳血壓怎麼會這樣呢？醫生搖搖頭說，媽媽是十分嚴重的心臟衰竭，每一次的心律不整起因於心臟亂放電，這會造成心臟某些部位的損壞，損壞的越多，亂跳的頻率也越高，也會造成其他器官的衰敗，如此惡性循環，這是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的，就是這樣了。於是給了我一張沉重的病危通知單，輕輕的跟我說，多少要準備準備了，不停流淚的我聽到這裡，臉抽搐了起來，準備？要怎麼準備？主治大夫也不忍看著我們如此傷痛無助，於是找來了熟悉流程的護士，和我們大約討論了關於臨終時醫院的處理方式。我含著淚水回到娘家，把媽媽很喜歡的一套衣服包好，準備拿到醫院先擺著。抱著衣服上了車，我痛心得嚎啕大哭，生命就要這樣結束了嗎？人生怎麼變得不真實起來，可是傷痛卻是真真切切的。我們不捨得媽媽離去，可是相較於媽媽躺在病床上所受的苦，我寧願承受失去母親的哀痛，也不忍心讓媽媽受病痛的折磨和治療上的恐懼。回到家疲累的躺在床上，心想到家裡的被窩是如此溫暖舒適，但此時媽媽卻孤單的躺在開放式的加護病房，承受著許多針藥之苦，同時身旁有臨床病患的呻吟聲，還有令人恐慌不安的儀器警示音，媽媽要孤獨的面對這一切，還要面對和死神的拉鋸，想到這裡我不禁又痛哭失聲。那個夜裡像一個世紀一樣難熬，深怕電話鈴響，又恍恍惚惚聽到響聲，不斷的醒來又睡去，就這樣折騰到了早上。

一早到醫院不久接到電話，知道我們的上師嘎堵仁波切將要親自到醫院探視媽媽，我們真是又驚喜又讚嘆，我們這些不成材的弟子，竟然勞動尊者上師親自到醫院為媽媽加持，高興的是媽媽可以受到大加持就會有希

望的，嘆的是我們何其有幸能拜偉大的尊者為師，這樣的聖者卻沒有身段如此的慈悲，作弟子的慌亂得還沒想到這一層還沒開口請求，上師就想到我們的需要了。當下感激的流下眼淚，真不知要如何表達心中的感恩。在醫院裡最無助徬徨的時候，能見到上師，好像在暴風雨夜的汪洋裡，看到了明亮的燈塔那樣欣喜。慈悲的上師親自到加護病房裡為媽媽加持後，也勉勵我們要提起正念，要多持咒修法迴向給媽媽，才是正面的力量，若媽媽真是該離開的時候，也要定下心來祝福，千萬不能亂了心念。

在佛陀師爺、諸佛菩薩、護法聖神和上師的加持之下，媽媽的病情逐漸穩定，還有許多師兄姐的探望打氣，讓媽媽漸漸燃起求生意志，意識也能維持清醒。在加護病房的第十天，媽媽說她昨晚對佛陀師爺做了懺悔，我訝異地問她：「你看到佛陀師爺的模樣了嗎？」媽媽說沒有，他只是突然想要懺悔，媽媽懺悔說：「我過去生中害死很多人，覺得很對不起他們，我知道錯了我要懺悔，求佛陀師爺原諒我」。我不解的問：「你怎麼會知道你過去生中害死很多人？」媽媽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就很自然很突然的想要說」。我心想媽媽對往昔所犯下的黑業做了真心的懺悔，佛陀師爺和諸佛菩薩會給他希望的。果然隔天媽媽就順利轉到普通病房。心臟嚴重衰竭時加護病房所給的藥物，副作用會造成肝功能的傷害，正常人的肝指數不應超過三十，媽媽卻飆到了三千，這讓主治大夫極度擔憂，卻也束手無策。後來在普通病房休養七天中恢復到了正常的標準，又一次讓醫護人員瞠目結舌。這一切都是佛法的真實不虛，佛菩薩加持的力量。

回想有一天媽媽被送到另一樓層去洗腎，在送回加護病房的那段時間，我先到病房門口等著，發現有兩位葬儀公司的人員，正準備進加護病房接，接一位可能幾分鐘前還是個活生生的人，現在已經成了沒有生命的一具大體，可是在我的另一邊，看到一個護士喜孜孜的捧著好幾盒喜餅，準備發放給他的護理同事，他們對新人直說恭喜。人世間的悲與喜，就在我眼前，就在短短的十公尺內上演著，我的心揪了起來，究竟什麼是真實的人生呢？怎麼在我盈滿淚水的眼中，所看到的就只是一齣戲一場夢呢？媽媽住院近三個星期，這些日子我每天在醫院度過，看著許多人進進出出，也看到許多人連出院都是奢望。由此深深體會上師對我們的開示：「能健康清醒的過一天，是要很感恩的」。有許多的病患別說坐著聞一盤

法音，念一聲佛號，他們連吸一口氣吞一口粥都有困難，甚至連意識都散亂了。媽媽從加護病房到普通病房，有近二十天沒能見到陽光。在普通病房休養幾天後，有一天我看著外頭陽光極為溫暖，請妹婿幫忙把媽媽抱到輪椅，全身穿戴好保暖的衣物，慢慢推著還虛弱的媽媽到長廊另一頭看看久違多時的陽光，看著媽媽露出淡淡的笑容，我心裡感慨萬千，陽光不是很容易見到的嗎？可是對重病臥床的人而言，就是難以想見的奢求啊！過去我曾罪過的認為：學佛是長長久久的事，慢慢來就好了，經歷了這一切，我才明白自己是極度的愚痴，因為無常不等人啊！

我告訴了媽媽：我看著媽媽躺在那裏承受著極大的痛苦，對我而言心如刀割，我多麼願意替媽媽承受這一切，只願媽媽能平安，可是因果業報誰也替不了誰，做子女的只能在一旁不忍而痛哭流淚，想想我們從無始劫以來，輪迴過難以計次，不斷的上演悲歡離合，不停的經歷生老病死苦，流過多少哀痛悲苦的淚水，可是依然在六道中打滾。等了千百萬年，好不容易今生遇上如來正法，又能有幸拜真正具聖證量且慈悲愛護我們的上師，若不能跟緊精進努力，在今生得成就解脫，再要墮入輪迴，這樣的佛法因緣何時能再具足呢？若是淪入畜生道，其境遇已是悲苦不堪，更遑論是餓鬼道或地獄道了。我說：媽媽啊，我們一定要發願今生成就啊！你一定也不願意再有人經歷和你一樣的痛苦，可是我們唯有自己能成就，才有力量能幫助其他受苦的眾生也解脫。

我的媽媽以他的生命經歷，告訴世人：佛法的殊聖力量是千真萬確的。出院後我一直想把這篇感想記錄下來，但遲遲下不了筆，一想到媽媽在病榻上所承受的極大痛苦，想到我們無法跳脫輪迴，還要受因果業力束縛的悲苦，就不禁潸然淚下。每當我告訴身旁的友人，輪迴的痛苦和無常的可怕，因而學佛修行是迫在眉睫的必要之行，是唯一能帶給我們永恆幸福的道路，是重要且刻不容緩的。他們總勸我要樂觀點，不要想太多，只要珍惜且認真過每一天就好了，我只能無奈的苦笑，看清輪迴苦難的本質和樂觀悲觀有什麼關係呢？無論怎麼樂觀，怎麼珍惜認真過日子，依然脫離不了輪迴，依然受因果業力的牽引，所能肯定等待我們的就是無止盡的生老病死痛苦。若說樂觀就好了，說這話的人生活應該還算順遂吧！那就遠離繁華的都市，到落後一點的城鎮看看貧病交加受苦的人們吧！若認

為認真過日子就行了的人身體應該是健康的，那就到醫院加護病房走一趟吧！有多少人正受著病痛的折磨卻沒有出路，只能無奈的忍受，而我們有機會學習如來正法，有機會能了生脫死，有聖德明師教導我們修行的方法，我們真該仔細想想這是何等珍貴難以遇得的福報，該珍惜的應是這樣的因緣，該認真的應是自己的修行才是啊！

媽媽回醫院復診時，主治大夫徵詢媽媽的同意，希望能再照一次X光片和超音波，作為教學資料，醫生說媽媽是第一個心臟衰竭這麼嚴重，未經插管急救而能康復出院的人，醫護人員都大嘆不可思議。我們同意醫生的要求，也向醫生說明這一切都是佛陀師爺、諸佛菩薩、護法聖神和上師嘎堵仁波切的加持，是佛法偉大殊勝的力量，並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可以這樣的。在媽媽住院前到佛堂共修時，因為當時肺部有積水，咳得很嚴重，服了打靶不窮丸之後，咳嗽明顯緩了下來，媽媽說感覺身體變得輕盈許多。後來媽媽剛到醫院還在急診室診療時，我又讓媽媽服了黑寶丸和第二顆打靶不窮丸，胸悶和咳嗽的狀況緩了些。事後想想慶幸媽媽在心跳停止前服了這些聖物，受到佛陀師爺、諸佛菩薩和護法極大的加持，加上上師以及許多師兄姐的祈福迴向，才得以化險為夷度過難關。

媽媽病危時，一名長期在洗腎室照顧媽媽的護士為了幫媽媽打氣，承諾只要媽媽能康復出院，他願意到媽媽家裡剛成立的聞法點聞法。媽媽很努力的辦到了，這名視病如親的護士在2010年元月5日實現了他的承諾開始聞法，也願意聽媽媽分享他學佛的心得。我的媽媽之所以得到的加持能受用，起因於他對佛法對上師的恭敬和信心，雖然所聞的法音並不多，但是媽媽一直很聽從上師的教導，認真做功課，老實修行並遵守戒律。

在此要向尊貴慈悲的上師表達我們無限的感恩，雖然上師不願意我們說這些，但是我的內心對上師的恩德充滿了崇敬與感佩，上師以身體力行大悲菩提心的實踐，並隨時隨地教育我們要對眾生服務和關心。在上師到醫院為媽媽加持後，我們送上師到醫院門口等待車子前來的時間，有個老爺爺拄著拐杖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準備出院，來接他的家人僅有一位，又要開車，又要忙著把行李放上車子，無暇攙扶老爺爺，我家師兄前去協助，回來後上師就加以肯定，並勉勵我們要為眾生付出關懷與協助，即使

對方不是佛教徒，我們也應一視同仁。

最後要特別感恩卻吉嘉措仁波切，在百忙中撥冗親自送法水到醫院為媽媽加持，也要感謝所有的師伯、師叔、師兄、師姐，不辭路途偏遠到醫院探視媽媽並為她鼓勵，無法前來的也紛紛來電話關心，修法迴向。因為你們的關愛和付出讓我在最慌亂的時刻，感受到身處在一個佛教的大家庭一般的溫暖，同時並不覺得孤單，感謝之餘，也祈請你們在修行的道路上繼續提攜著我，一同步上菩提解脫之道。感恩！

佛弟子

余孟潔 合十

2010·01·12